

## 卷第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

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遜 薛昭緯 劇燕 韋薛輕高氏 胡翽 輕薄士流 張翽 盧程 崔秘 王先主遭輕薄 蔣貽恭 姚岩杰

姚岩杰，梁公元崇之裔孫也。童丕聰悟絕倫。弱冠博通墳典，慕班固、司馬遷之為人，時稱大儒。常以詩酒放游江左，尤肆凌忽先達，旁若無人。唐乾符中，顏慆典鄱陽郡，鞠場公宇初構，請岩杰紀其事。文成，粲然千餘言，慆欲刪去二字，岩杰不從。慆怒，時已刊石，命碎其碑。岩杰以篇紀之曰：「為報顏公識我麼，我心唯只與天那。眼前俗物關情大，醉後青山入意多。馮子每嫌彈鋏恨，寧生休唱飯中歌。聖朝若為蒼生計，合有公車到薛蘿。」盧肇牧歙州，岩杰在婺源，先以著述寄肇。肇知其使酒，以手書褒美，贈以布帛。辭云：「兵火之後，郡中凋敝，無以奉迎大賢。」岩杰復以長箋激之。肇不得已，迺至郡齋，禮岩公卿。而姚傲睨自如。肇以篇詠誇於岩杰曰：「明月照巴天。」岩杰笑曰：「明月照一天，奈何獨言巴天耶？」肇慚甚。無何，會於江亭，時蒯希逸在席。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，尾有樂器之名。肇令曰：「遠望漁舟，不闊尺八。」岩杰遂飲酒一罇，憑欄嘔噦。須臾，即席，還令曰：「憑欄一吐，已覺空喉。」其侮慢倨傲如此。（出《唐摭言》）

薛保遜

薛保遜，名家子。恃才與地，凡所評品，士子以之升降，時號為浮薄。相國夏侯孜尤惡之。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，由是不睦。內子盧氏，與其良人保遜，操尚略同。季父薛監來省，盧氏出參，俟其去後，命水滌門闕。薛監知而甚怒，經宰相疏之，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，凡七年不代。夏侯公出鎮。魏謨相登庸，方有徵拜，而殞於郡。愚曾睹恭文數幅，其一云：「餞（餞原作錢，據《北夢瑣言》改）交親於灞上，止逆旅氏，見數物象人。語之口輒動，皆雲江、淮、嶺表州縣官也。嗚呼，天子生民，為此輩答撻？」

又《觀優》云：「緋胡推宰，莽轉而出，眾人皆笑，唯保遜不會。」其輕物率皆此類也。盧虔灌罷夔州，以其近親，徑至澧州慰省。還至郵亭，回望而哭（明抄本哭作笑）曰：「豈意薛保遜，一旦接軍事李判官，打《楊柳枝》乎！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薛昭緯（羅九皋附）

唐薛昭緯，即保遜之子也，恃才傲物，有父風。每入朝省，弄笏而行，旁若無人。又好唱《浣沙溪》詞。知舉後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，臨歧獻規曰：「侍郎重德，某既受恩。爾後不弄笏唱《浣沙溪》詞，某幸甚也！」時人謂之至言。有一吏，嘗學其行步揖遜，薛知之，乃召謂曰：「試於庭前，學得似，即恕汝罪。」於是下簾，擁姬妾而觀，小吏安詳傲然，舉動酷似，笑而舍之。路侍中在蜀，嘗夏日納涼於球場廳中。使院小吏羅九皋。裹巾步履。有似裴條。侍中遙見促召。遍視方知其非。因答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又薛昭緯使於梁國，諭以傳禪。梁祖令客將約回，乃謂謁者曰：「大君有命。無容卻回。」速轡前邁，既至夷門，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，見其標韻詞辨，方始改觀。自是宴接，莫不款曲。一日，梁祖話及鷹鷄，薛盛言鷲鳥之俊。梁祖欣然，謂其亦曾放弄。歸館後，以鷄子為贈。薛致書感謝，仍對來人戒僮僕曰：「令公所賜，直須愛惜，可以紙裹，安鞵袋中。」聞者笑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劇燕

劇燕，蒲坂人也，工為雅正詩。（人也工為雅正詩七字原空缺，據《唐摭言》十補）時王重榮鎮河中，燕投贈王曰：「只向國門安四海，不離鄉井拜三公（只向國門至拜三公十四字原空缺，據《唐摭言》十補）重榮甚禮重之。為人（為人二字原缺。據唐摭言十補。）多縱。陵轍諸從事。竟為正平之禍。（陵轍諸從事竟為正平之禍十一字原空缺，據《唐摭言》十補，原缺出處，今見《唐摭言》十）

韋薛輕高氏

江陵高季昌唐末為荆南留後時，宰（高季昌至時宰十二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相韋說、鄭珏，舅甥姻婭也。朱梁太祖時，皆得（太祖時皆得五字原空缺。據黃本補。）制方面。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馬（馬原作司，據明抄本改）。常以歌筵（筵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酒饌款（款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待數公。日常宴聚，求取無恒，皆優待之。後莊宗過河，奄有中原，天下震懼。高王單騎入覲，韋、鄭二公，繼登台席，中朝士族子弟，多不達時變。復存舊態。薛澤除補闕，韋荊除《春秋》博士，皆賜緋，咸有德色，匆匆辦裝，即俟歸朝，視行軍蔑如也。李載仁、韋說之甥，除秘書郎。劉詵、鄭珏之妹夫也，除《毛詩》博士，賜緋。爾後韋屢督李入京，高氏欲津置之。載仁遷延，自以先德遺戒，不欲依舅氏，但不能顯言，竟不離高氏門館。劉詵無他才望，性嗜酒，口受新命，殊無行意，日於高氏，情敬不衰，然則美醞肥瘠之所引也。無何，以疾終。高氏贍給孤遺，頗亦周至。未間，洛下有變，明宗入統，南方強侯，人要姑息，韋、鄭二相皆罷去，韋、薛尚踰荆楚。明年，保最嗣襲，辟李為掌記。他日，錄其長息為子婿，第三子皆奏官，一門朱紫鞵如也。劉詵三子，迭加任遇，三孫女適高氏子弟，向三十年，享其祿食，亦足稱也。韋荊寂（寂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寘而卒，薛澤攝宰而終，豈自掇乎，亦命也夫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胡翽

有胡翽者，佐幕大藩，有文學稱，善草軍書，動皆中意。時大駕西幸，中原宿兵，岐秦二藩，最為巨屏。其正書走檄，交聘諸夏，莫不伏其筆舌也。時大帥年幼，生殺之柄，斷在貳軍（軍原作車，據明抄本改）張筠。其宣辭假荊州任。在張同，張同為察巡。翽常少其帥，蔑視同輩不為禮。帥因（輩不為禮帥因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藉其才，不甚加責，但令諭之而已。其輕薄自如也。常因公宴，翽被酒呼（薄自如也至被酒呼十二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張筠曰：「張十六。」張十六者筠第行也。數以語言詆筠，因帥故但（者筠第行也至故但十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銜之。他日往荊州詣張同，同僕不識，問（荊州詣張同僕不識問十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從者，曰：「胡大夫翽。」（胡大夫翽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至廳，已脫衫矣。同聞翽來，欲厚之，因命（聞翽來欲厚之因命八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家人精意具饌。同遽出迎見，忽報曰：「大夫已去矣。」同復（已去矣同復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步至廳，但見雙椅間遺不潔而去，卒不留一辭。同亦（亦字原空缺。據黃本補。）笑而銜之。張無能加害。時即請翽聘於大梁，翽門下客陳評事者從行。筠密賂陳，令伺其不法。入梁果恣虛誕，或以所見密聞梁王，皆為陳疏記之。泊歸一即知其虛誕，亦優之。陳評事者從行。筠密賂陳，令伺其不法。入梁果恣虛誕，或以所見密聞梁王，皆為陳疏記之。泊歸一即知其虛誕，亦優之。

是受教，拘成其惡，具以乖僻草稿，袖而白帥。帥方被酒，聞之大怒，遂盡室擁出，坑於平戎谷口，更無噍類。帥醒知之，大驚，痛惜者久之。沉思移時曰：「殺汝者副使，非我為之。」後革軍書不稱旨，則泣而思之。此過亦非在筠，蓋翽自掇爾。王仁裕嘗過平戎谷，有詩弔之曰：「立馬荒郊滿目愁，伊人何罪死林丘。風號古木悲長在，雨濕寒莎淚暗流。莫道文章為眾嫉，只應輕薄是身仇。不緣魂寄孤山下，此地堪名鸚鵡洲。」（出《王氏見聞》）

#### 輕薄流士

唐朝有輕薄士流出刺一郡，郡人集其歌樂百戲以逐之。至有吞刀吐刀，吹竹按絲、走圓跳索、歌喉舞腰、殊似不見。州人曰：「我使君清峻，無以悅之。」相顧憂感。忽一日，盛夏登樓，遽令命樂。郡人喜曰：「使君非不好樂也。」及至樓下，遂令色色引上，其弦匏曼擊之類迭進，皆叱去不用。有吹笙者，末後至，喜曰：「我比只要此一色。」問：「此一物何名？」曰：「名笙，可吹之。」樂工甚有德色，方欲調弄，數聲，遽止之曰：「不要動指，只一直吹之。」樂工亦稟之。遂令臨檻長吹，自午及申，乃呼左右，可賜與酒令退，曰（與酒令退曰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：「吾誰要曲調，只藉爾喚風耳。」復一日入山召樂人，比至，怒（召樂人比至怒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目叱之曰：「只要長腳女人。」樂部忙然退出，不知其所以。（退出不知其所以七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遂遣六七婦人約束長（長約束長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腳，鼓笛而入。乃顧諸婦升大樹，各持（乃顧諸婦升大樹各持九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籠子令摘樹果。其（樹果其三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輩薄徒事，如此者甚多。

#### 張翱

唐乾寧中，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，擅行威斷。進士張翱恃才傲物，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，怒，揖起付吏，責其無禮。狀云：「有張翱兮，寓止淮陰，來綺席兮，放恣胸襟。」璠益怒云：「據此分析，合吃幾下？」又云：「只此兩句，合吃三下五下，切求一笑，宜費乎千金萬金。」竟鞭背而卒。出劉山甫《閒談》，詞多不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盧程

盧程擢進士第，為莊皇帝河東判官，建國後命相。無他才業，唯以氏族傲物。任圜常以公事入謁，程烏紗隱几，謂圜曰：「公是蟲豸，輒來唐突。」圜慚愕，驟告莊宗，大怒，俾殺之，為盧質救解獲免。自是出中書，時人切齒焉。江陵在唐世，號衣冠藪澤，人言琵琶多於飯甑，措大多於鯽魚。有邑宰盧生，每於枝江縣差船入府，舟子常苦之。一旦王仙芝兵火，盧生為船人挑其筋，係於船舷，放流而死。大凡無藝子弟，率以門閥輕薄，廣明之亂，遭罹甚多，咸自致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崔秘

天成二年，潘環以軍功授棣牧。素無賓客。或有人薦崔秘者，博陵之士子也，舉止閒雅，詞翰亦工。潘一見甚喜，上館以待之，經宿不復往，潘訪之不獲。既而辟一書生乃往。後薦主見而詰之，崔曰：「潘公雖勤厚，鼻柱之左有瘡，膿血常流，每被熏灼，腥穢難可堪。（腥穢難可堪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目之為白死漢也。」薦主大哈。崔之不顧名實而為輕薄（名實而為輕薄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也。蓋潘常中流矢於面，有銜其鏃，故負重傷。醫療至經（負重傷醫療至經七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年，其鏃自出，其瘡成漏，終身不痊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## 王先主遭輕薄

韋昭度招討陳敬瑄時，（陳敬瑄時四字原空缺。據黃本補。）蜀帥顧彥暉為副，王先主（主原作生。據明抄本改。下同。）為都指揮使。三府各署幕僚，皆是朝達子弟，視王先主蔑如也。先主持從，髡發行諾，黥面札腕（腕原作脫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如一部鬼神。其輩與先主兢肅。顧公詳緩，一時失笑而散。先主歸營，左右以此為言，亦自大笑。他日克郾城，輕薄幕僚，皆害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蔣貽恭

蔣貽恭者好嘲詠，頻以此痛遭檀楚，竟不能改。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褲，蔣謂之曰：「仁賢既裹將仕郎頭，何為作散子將腳也。」皆類此。蔣生雖嗜嘲詠，然談笑儒雅，凡被譏刺，皆輕薄之徒，以此搢紳中惡之。官至令佐而卒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